

黔西北田野筆記之一

溫 春 來
中山大學歷史系

筆者所指的黔西北區域，包括今天貴州省的畢節地區以及六盤水市的一部分。該區域位於黔西高原，崇山峻嶺、氣候高寒，糧食作物主要有玉米和馬鈴薯，生活貧困而又人口密集。歷史上，黔西北曾分屬於布系與默系兩個彝族支系統治，由此而劃分成烏撒與水西兩個部分，前者大致相當於今天畢節地區的威寧、赫章兩縣，後者則包括今天畢節地區的大方、畢節、黔西、織金、金沙、納雍六縣以及六盤水市的水城縣、六枝縣等。自元代開始，中央王朝便在黔西北建立起土司制度，對當地「苗蠻」進行或緊或鬆的羈縻。根據文獻，這些「苗蠻」有黑倮倮、白倮倮、仲家、花苗、蔡家、儂家、仡佬、六額子、羿子等，土司屬於黑倮倮。在解放後進行的民族識別中，黑白倮倮被劃為彝族，其餘則被定為苗族、白族、布依族、仡佬族、京族等。明代朱元璋派兵進攻雲南，在烏撒、水西開闢驛道，建立衛所，掀起了一次較大規模的移民墾殖活動。康熙初年吳三桂率兵平定烏撒和水西，實行改土歸流，改變了當地的政治結構，移民大量進入，地方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。去年 10 月，筆者在大方縣城和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調研，訪問了一些精通彝語、對本族歷史文化有着深切瞭解的彝族老先生，並實地考察了普底彝族白族苗族自治鄉，現將調查筆記稍加整理，就正於各位方家。

一

普底位於大方縣城東約 30 公里處，以滿山遍野的野生杜鵑花和優質煤礦聞名。根據文獻和當地人的講述，普底又名普康底、普根底、普坑底等，都是彝語的音譯，意思是「仡佬人居住的壩子」，這似乎暗示仡佬人是該地區較早的居民。但在清初甚至更早，這裏已生活着多種族群，直到今天，這裏依然雜居或聚居着漢、彝、苗、仡佬、回、京、白等民族，其中以彝族人口為最多。據說，在清代，彝族人已擁有大部分土地，而苗族、京族等則

世代都是彝族的佃戶。

普底最具聲望的大族是黃姓，約有 4,500 戶，屬彝族。但曾經流傳着一種說法，認為黃姓是從江西吉安府六能大橋頭遷至大方的（按：在黔西北乃至整個貴州，都有不少人聲稱自己祖籍江西吉安府，提到大橋頭的亦不只普底黃氏，如大方《姚氏族譜》認為有一姚氏支系居住在江西吉安府泰和縣的大橋頭），還有認為黃家是「漢父彝母」的。而忙着組織族人續譜和修祠堂，在當地享有一定威望的黃克駿老先生則說黃家是地地道道的彝族，和江西毫無關係，本來也不姓黃（按：彝族實行父子聯名制，無姓可言。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的王繼超先生告訴我，彝人有兩種姓氏，原生姓和亞姓。原生姓從有名望的祖先那裏來，實行父子聯名制，亞姓則根據環境取名，如岩下家、路上家、坡腳家、堂屋家等），先世居住在安順，是播勒土司家的第 3 支（按：咸豐《安順府志》卷 22 《紀事志·紀事·普裏本末》講述了播勒土司的歷史），後來一位祖先被水西土司家招為駙馬，封為丞相，居住在鴨池河，後遷至織金金家壩，清初吳三桂率兵平定水西，實行改土歸流，歧視少數民族，為躲避迫害，逃到大方沙廠大水，大主人就住在此處，即阿進公，第二代阿隴，生子阿保、老哲。老哲創業普根底，生子白嫩，白嫩有四子，大兒卡菊，二兒弟弟哥，三兒額約，四兒白沾。弟弟無後，抱養了卡菊家的老二，此即肇基公，生二子開元和體元，卡菊長子振興無子，便讓開元歸宗承嗣。開元有 4 子，體元有 6 子，組成了上下 10 房，10 房格局至今未變。自改土歸流後，祖先便改漢俗，學習漢文化，康熙年間，開元公的長子與黃姓的人是同學，這同學後來死了，此長子便承其名，以黃顯榮的名字參加科舉考試，中了武舉，從此便以黃為姓。（按：道光《大定府志》卷 33《選舉簿第一下·武舉》載：「黃顯榮，康熙 47 年戊子科。」）黃顯榮的墓至今猶存，頗有氣派，墓碑乃嘉慶初年所立，因當時正下

着大雨，我未能將碑文抄下來。

像這樣因科舉而取漢姓的情形並非罕見，在清初的貴州，不管是否成為國家的編戶，非漢族群通常是沒有機會參加科舉考試的，直到貴州巡撫于准上了《苗民久入版圖請開上進之途疏》（按：該奏疏乾隆《貴州通志》著錄，時間不詳。查該志卷18，于准在任時間為康熙43-45年，由此可推知于准上疏的大致時間）後，情況才發生了變化。據王繼超先生講述，威寧猴場鎮下藤橋的陳姓本是彝族頭人，因在改土歸流的過程中反抗朝廷，不能入仕，一位姓陳的秀才遂勸其改陳姓。據說改漢姓還有着方便繳納賦稅的目的，改土歸流後，彝人同官府發生了直接聯繫，需要登記人丁事產，以前的父子聯名制容易造成混亂，也不符合官員們的習慣。畢節地區民族研究所的馬昌達（彝族）給我講了一個故事，清初有一彝戶從雲南沾益遷至大定府，在登記繳稅時，官員問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回答說：「我叫阿哲（我聽得不是很清楚，恐有誤）。」「原來你姓安（阿、安諧音）。」從此該彝戶便以安為姓。

清前期的黔西北地區，採用漢姓的情況十分普遍。王繼超先生歸納了取漢姓的幾種方式：一是意譯，如彝名叫阿待，待是田的意思，於是田為姓。再如阿景，景意為玩，諧音為王；阿舉，舉意為蘿，諧音為羅。再一種是音譯，阿維，維與文音近，於是姓文，阿余改姓余，沙瑪則姓沙或姓馬。還有一種是結盟，如過繼給漢人做義子，遂取義父之姓，再如彝漢兩戶關係好，彝戶便跟着漢戶姓。因為改漢姓的情形多樣，所以同姓者未必同宗，異姓者可能血緣相近，這樣就造成了同姓開親、異姓禁婚等現象，外人往往難以理解。

黃克璠先生所講述的普底黃姓歷史同《黃氏族譜》的記載大致相同。該族譜成書於道光10年，我看到的是光緒9年的抄本。譜書開篇便收錄了乾隆39年黃氏第4代祖先黃繼寫的一篇追述先世的文章，「……余上世祖考世系，往往迭出於夷冊書籍，而當今聖朝專以四書三墳五典之道統一天下，而誇冊字迹恐愈久而磨滅殆盡，後世之子孫即欲考而失據，能不私心悼歎而隱憂先世之失傳哉！……余鼻祖自安順府屬巴南（按：巴南即播勒，是彝語地名的不同音譯）之宣慰司奔投水西羅甸國王宣慰

安氏即額部下建業設家以來，歷年久遠，而余先祖世系書籍簡略，難以粵稽。又恨上世誇風，六代以前之祖考俱皆超薦升送，不留神主、竹主（竹主含義詳下文），而書冊又不著名號排行，此所以升送以前之祖考痛恨追溯無自，惟旁搜水西安氏之世紀，自即額宣慰以至水西滅沒之代號冥遭，其世紀三十有二代。按：水西主安氏冥遭與余先^開祖元同時，自少祖升送以後可考而知者，又經十二代矣……」同書《世系考》云：「……粵考我始祖巴南之季子主器者，名芝阿陶，為南國之王；次曰芝阿感，爰居左相；三曰芝阿墮，爰居右相。當其先，巴南與水西二國兵爭不息，我始祖阿墮睦鄰有道，訂為秦晉之好。由是西王即額聘我始祖歸輔水西，祚之土，名曰恩飭化嵐，即今之清鎮所屬鴨池河茶店，城郭猶存，是以德粗田邊有岳家墳也。其他疑以傳疑，皆為無稽之言耳！佐理甸國（按：甸國即羅甸國，按文獻記載為水西祖代所建，因此常用羅甸國稱水西），屢有功績，後封於咸麻樂期，即今平遠屬金家壩，名為墮早登，其地有二塚祖墓。嗣後吳賊（按：指平定水西的吳三桂）假道併吞，水西祖遷居定郡，我祖屢戰屢捷，護衛禦駕，又封於老包加更，即今之黔西制下類莊也。自是羅甸國王欣慕忠臣勇將，復封於樂貢里七甲，因名其地曰墮密，此阿進以前事也。彼處有元章本，上有一洞，遷竹主於其中……迨阿進傳阿隴，其長子名阿保，守墮密。本支次子名老哲，西主秀封，始創建於普康底……傳至白嫩，生子四人，總攝六路碼寫，猶今之協鎮長。曰康足，承普底之宗祀；次曰弟哥，分封沙架；三曰額約，創業革勒作達，生一子而早夭，遂乏其嗣；四曰白臧，業在以那，其子恒備，才力兼全，居總兵之職，此房分之所由始也。康足生子二人，以弟哥無子，長男整興爰守本支，官普務而相臣。仲子即擢出繼二房，官補目而藩王室，煌煌之勳，述不勝述。整興又乏後，以即擢之長子紹述大宗，官化閣目籍之職，與今之提督一般。次子守沙架，內相西王落葉額區，各主二人，功業炫爛，所由咸鎮當時，各傳後世也！自此開元子四人，體元子六人，上下十房，皆康足後裔，較為親近，故相與恭續族譜，以結萬年之誼焉……」另有一序言載：「……《記》曰：『尊祖

故敬宗，敬宗故收族』……即武（按：武疑係吳之誤）三桂假道併吞之後，歸附大清，如匹馬血戰諸功勳，上報君父之仇，下雪臣子之恨，幾支大廈以一木，是乃忠孝貫日月，仁義經天地矣！嗣後康熙十六年舉報畝入冊，恪遵王制，忠厚傳家，瓜瓞綿綿，耕讀立業，螽羽繩繩。自戊子科高伯祖民功公赴舉中式，世列膠庠，徽音絡繹，以迄於今，非所謂根深葉茂、裕流遠者哉……」

參照族譜上所載的「黃氏族譜世系聯次」，黃氏發展的線索更加清楚：

黃氏族譜世系聯次

一代 阿進
二代 阿隴
三代 阿保守隨枝 老哲創業普根底
四代 白二
五代 柘木足守普康底 弟哥創業沙架
額約革勒作達 白臧創業以那
六代 振興 即濯（肇本 肇基）
七代 黃開元順治庚寅年生 黃體元康熙戊午年生
八代 武舉黃顯庸 康熙甲子年生 甲
（按：道光《大定府志》所載為黃顯榮。在貴州話中，庸、榮都念「YONG」，庸是陰平，榮是陽平。）

黃顯先	康熙丁卯年生	乙
武庠黃顯緒	康熙己巳年生	丙
武庠黃顯眾	康熙乙亥年生	丁
武庠黃顯祚	康熙丁丑年生	戊
黃顯遇	康熙庚辰年生	己
黃顯承	康熙壬午年生	庚
黃顯謨	康熙乙酉年生	辛
黃顯亮	康熙己亥年生	壬
黃顯名	雍正癸卯年生	癸

又，族譜所載排行詩如下：

肇元顯系崇 應思正道中
克家承祖澤 輔國述宗功

像普底黃氏一樣，現在有不少彝族雖早已採用漢姓，但他們依然記得一些用彝名的祖先。畢節地區師專藝術系的安亞說他家原住烏撒鹽倉（按：鹽

倉是當年烏撒土司的駐地），阿保公時遷至畢節青場，開始排字輩：「正中大明，英賢定嗣生。傳家唯有道，主德永華新。」

二

在普底，我接觸的所有彝族都坦然承認自己已經徹底「漢化」，他們不識彝文，講的是西南官話，從不穿彝裝，幾乎忘記了本民族的節日，行走在普底街上，完全沒有身處民族自治鄉的感覺。據說從前解生、預測等事都是由彝人中的布摩承擔，用彝語，但現年 63 歲黃克璠先生告訴我，在他小時候就已經是佛教與彝禮並行，有人請布摩，有人請和尚。到現在則專請和尚。黃先生不會講彝語，他說父輩也不會講，爺爺輩可能會聽。

黃姓改從漢俗從很久以前就開始了。改流以來黃家就很重視科舉，族人常會湊錢供孩子讀書，所以黃家入仕的人很多，直到今天，依然有很多人做官。外人常用這樣一句話來說黃姓：「家有六全（按：全是當地的一種測量單位，6 全等於 1 升）米，兩全給姑娘學針線，兩全給兒子學文化，兩全留給自己吃。」從前念書學的是四書五經，在家中大人自己不說彝話，也不允許孩子學，並且在講漢話時力求地道，不能讓別人聽出彝語的痕迹。後來因為黃姓的文化發達，外人便認為他們是漢父彝母，不但別人有誤解，黃姓外出也極少暴露自己的身份，而是聲稱自己祖籍江西吉安府六能大橋頭。黃先生說，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受漢人的欺侮，「公雞沒有肥的，漢人沒有好的。」這是從前在彝人中流行的一句俗語。當然，大人也會提醒孩子不要忘了自己彝人的身份。小時候，黃先生的父母曾向他講述彝家的光榮，並告誡說我們是有名望的人家，不要與其他族的人開親，否則不能上譜書。黃先生還告訴我，黃家在普底享有相當高的威望，不但人口多，土地多，而且文化比周圍的漢人還要高，祠堂修得好，譜也修得好，在大方縣乃至畢節縣，我也聽到過類似的說法。

在我的要求下，黃克璠先生和安亞先生帶我去看了幾座祠堂，有新修的，也有民國以前保留下來的。所有祠堂供奉的都是木製神主牌位，搭着紅布，堆成金字塔形。神主牌插在一小方木頭底座

上，插槽內有 1 張折疊着的紙，紙上有「贊詞」，由有學問的人來寫，主要是追述死者的事跡，頌揚其美德。但是舊祠堂裏的神主已經很少附有這種「贊詞」，據說是文革期間丟失的。總之，普底的祠堂給我一種十分熟悉的感覺，很像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祠堂，但這並不意味着其中就沒有彝族文化的影子。在建築上，所有黃氏祠堂屋檐的四角都分別雕有四條龍，屋脊上則雕有一對虎，當時我就想這是否同彝族自稱「倮倮」有關，因為「倮倮」的原意是「虎和龍的民族」，這種猜想很快就得到了當地人的證實。在普底迎豐村，我還發現一塊神主牌，正面是彝文，背面是漢語，拂拭去牌面的塵土，努力辨認，漢文內容如下：

考黃公諱體元老大入
皇清待誥顯妣金氏 老大孺人 之位

彝文我不認識，周圍的人說上面曾派人來翻譯過，是阿赫公的神主，體元公是黃氏第 7 代，而阿赫公則要早得多，顯然，漢語和彝文所講的不是同一人。

黃克璠先生說，「人宜離，神宜合。」所以要修祠堂，讓祖先們有地方聚在一起。同時，「神要清靜，人要熱鬧。」因此祠堂應修在四周無人居住的地方。解放前每年春秋兩季都要到祠堂祭祀，需用彝語，行彝禮，經費來源於族中公款，安放神主亦不需要交錢或其他財物。黃姓在分家時，要分一筆錢財攔起來，做公款，不給兒子，這筆錢往往用來購置田地，租給別人耕種，收租子以作修墳、祭祀之用。黃家的族田很多，有百把畝，主要是第 8 代顯字輩 10 弟兄置下的，清明節、寒食節、10 月初一都要殺豬，全族聚餐，費用全從公款從出。

雖然我在祠堂中只看到神主牌，但其實從前彝人供奉祖先的方式是竹主，神主是向漢人學的。在黃先生小時候是神主與竹主並供，竹主是一個竹筒，夾一片扁竹葉。安放竹主要做 7 天以上的彝家齋戒，神主則要請和尚做 7 天道場。後來只做法場，竹主漸少，解放後竹主才消失。

三

關於黔西北地區彝族的傳統禮儀，我在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有了更多的瞭解。該翻譯組組長王繼超先生告訴我，彝族認為人有三個靈魂，一個在墓地，一個回到老祖宗的地方，一個進祠堂，享受子孫的供奉。人死後，要把靈魂招附在草根上（有些地方刻木，招魂其上），以此取代已逝的軀體，用紅、綠絲線分別代表男和女，根據死者的性別，選擇恰當的絲線，同草根一起裝入刺竹做的竹筒裏，同時放入竹筒內的，還有一些吃食、豬牛羊三牲的一點肉、些許鹽巴、茶葉、羊毛等。接着把竹筒裝進蔑裏，然後修一所房子（大小視經濟情況而定）做祠堂，把蔑供奉在裏面，逢年過節用酒、茶、肉祭祀，並無牌位。平常祭祖、宗祠管理以至客人接待都由長房負責，長房自然是族長，土地要分雙份，房子要分大房子。祖靈在祠堂裏安放 6 代後，移往岩洞裏，依然祭祀，但竹筒是放在大木桶中，同時還要放鍋、碗、斧子、農具、弓、箭、刀等器物的模型。9 代以後舉行盛大的祭祀活動，之後便不再祭了。9 代後子孫們可以重新分支分類，相互通婚。

彝族葬禮不做齋，不做道場，除招魂附草或木外，還有一種指路儀式，由布摩主持，主要是把靈魂引到老祖宗的地方，因此需念指路經。現在許多學者把指路經作為研究彝族發祥地及遷徙史的材料，據說貴州彝族的指路經大都指向雲南大理一帶。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的王子國先生 50 多歲，老家在赫章縣財神鄉，是世襲布摩。學術界一般把布摩定義為巫師，對此我訪問過的許多彝族並不接受。王子國先生告訴我，在彝語中，布即師之意，摩意為老，含有教的意思。布摩主要掌祭祀和占卜，是一個統稱，包括如下三種人：

野布 即長師，代表陽，戴着用陰竹（岩洞裏生的竹子）編的帽子，帽子上有黑色的羊毛，有些書上講野布穿紅黑衣服，但並不是做法事時穿。

布莫 即師母，代表陰，穿白衣，同樣戴着陰竹帽子，但無羊毛，做布莫者並不是女人。

處府 相當於助理，代表星，不戴帽子，背着一個梧桐樹做的筒，筒表包有銅或銀，上面畫着日月星辰和八卦等圖案，筒內則裝着筆等文化用品。

法器的名稱有：

維土 代表陽系統。

洛洪 代表陰系統。

拖其 代表星系統。

除布摩外，彝族社會中還有一種幕史，兩者一起傳承和發揚彝族的文化。現在有些書把幕史作歌師，王子國先生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解。幕史的職能主要是在婚娶、外交等場合用朗誦、唱歌等形式宣講歷史、天文、哲學等知識。比如舉行婚禮時，男女兩家都要請幕史，雙方幕史各就經典書籍的內容對唱、對話，互相提問，就像舉行一場學術辯論，失敗的一方要罰錢，由請幕史的人出。畢節民族研究所的馬昌達先生告訴我：「司宣頌者為幕史」，小時候他遇到的幕史平常說話都很富有詩意和哲理，如「既然你去採藤子，何必背起索子去。」、「何必背材進森林」之類。

除世襲外，還可通過拜師學習躋身布摩幕史階層。彝族社會辦有類似私塾的學堂，學費並不固定，王子國先生的爺爺辦學時，學生們交 3 塊或 5 塊小板，交糧食的也有。王先生的父親曾於 1963 年收過徒，學生每年交 40 斤玉米。學習的內容是讀彝文書，分幕史和布摩兩大類，如果是學幕史，還要進一步分專業，大致有歷史、天文、哲學 3 種。布摩的學制一般是 3 年，學的書主要有：1) 祭天（如日月星辰）、地（山神土地之類）和祖宗的書，在彝語中，祖是指父系，宗是指母系；2) 祭福祿神的書；3) 祭山祭水之類的書等等。因為要求通背經書，所以 3 年時間往往不夠。畢業後需跟着老師實習，神位怎樣安，法器如何擺，書怎樣讀，這些都有講究。實習合格後，要舉行一個儀式：設師神位，讓弟子跪拜。然後師傅念先師的名字，說某某學徒已通過學習。在此過程中，徒弟坐，師傅跪，意即把我師傅給我的神力交過去。彝

人用酒通天地，祭祀時不燒香燭紙錢，但要將酒倒在地上。經過這種儀式後，該弟子做法事滴酒時便有先師助威。出師後，師傅會送弟子一些書或讓他抄一些書，弟子在自己家中設師神位，且每年都要祭書。世襲布摩不需要舉行出師儀式，因為自己家中已經有師神位，有神力。幕史出師亦不必舉行儀式，但每年祭書如布摩。

祭書活動反映了彝族的知識神崇拜，在彝語中，知意為知識，識意為智慧，知識神即知識智慧之神，也稱書神，每年除夕都要祭書神，其儀式是宰一隻紅公雞，用雞冠上的毛抹雞血沾在書上。同舉行其他祭祀活動一樣，祭書神時要打「chu」（不知道該字應怎樣寫，只能記下其讀音，王子國先生將彝文寫給我看，但他亦不知道對應的漢語辭彙）堂，在婦女都沒有去過的乾淨地方，撿 3 或 6 或 9 個石頭，燒紅後用清潔的水來淋，以表潔淨。除每年祭書外，平時還禁止婦女碰書，不用的書要放在樓上，注意保持潔淨，否則不利。布摩斷代（因為無子，或兒子悟性不夠，或一代比一代的知識差等原因而導致斷代）後，留下的書不准賣，不准送，而是要轉給其他人祭拜，或放在岩洞裏。除了祭先師與書神，彝人也祭天、地和祖宗，目的是行天之道，保持祖宗的根本。

布摩、幕史的所有兒子都可以參加學習，但要用下列標準進行檢測，遴選一個合格的傳人：

1) 潔淨清白。不侮辱文字，講究個人衛生，這是潔淨之意。清白指品德，踩到蟲蟲螞蟻都是過失，要念解冤經解冤。只有走天地人道之路，保持自身的根本，才能通到天樂之處。

2) 溫柔忍耐。脾氣暴躁的兒子不能傳給他某些書，如使法的書。

3) 孝順善忠。這是對父母和君主的基本準則。

以上簡單整理了自己的黔西北之行，其中許多問題尚待深入。筆者深深體會到，這些田野材料必須與相關漢語文獻和彝文文獻結合起來，才能真正明白和理解明清以來黔西北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化，這正是筆者今後努力的方向。